

卷二

諸經通義

離 上下

勝

上下

答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公無置堵ノスアリ故曰管晏ノヘリ問政丁ハ古道リキトス充耳等
滕文古道ニ返シト墨リ故以爲上

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墓君

之稱也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若弟子
之問師故

大題篇

聘問大夫使充之卿子之事

答

孔子論語因襲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

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緣諸侯
之世滕國有考公襄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

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首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

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以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

勉世子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詣孟

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成觀謂齊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

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

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爲之我何爲畏之哉

顏淵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斯

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觀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文王信周公言其

知所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

爲善國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

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逸篇也瞑眩

瞑眩慣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力治○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

山景出庶幾不倦論語
日力行近仁蓋不虛云勝定公薨世子謂然

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然不忘

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

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太故謂木喪也

然友之鄒

問於孟子

孟子歸在鄒也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

不亦者亦此亦其善也

問曾子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

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夏殷因之

齋疏之服飴粥之食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夏殷因之

共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夏殷因之

縷也飴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

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

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勝之

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隲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職叔繡之後

敬聖人故

且志日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

之也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日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已身獨改更上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

子謂然友曰吾

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木

事子爲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

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

然友復之

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

曰君薨聽於冢宰歎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

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

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歎粥不食顏色深墨甚

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上有死者下

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草止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

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

曰然是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

五月居廬未

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而葬

中門之内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

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

大悅

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衰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章指

諸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恤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滕文公問爲國

益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

以政督趣教以生庶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良晝取茅草夜索以爲

繩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

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肆邪侈無不爲已及陷

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爲也

義與上篇同

孟子旣爲齊宣王言之勝文公問復爲

究陳其義故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各自載之也

有制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法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

陽虎曰

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

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

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右君

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右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賤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

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龍子

古賢人也蒞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乏莫不善也

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乏粒爲暴虐也而反以常類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入糞詣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也爲民父母使民賜賜然將終歲勤勤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賜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也

役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乎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

士有功德則世祿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古者諸侯卿大夫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由逐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設爲庠序學

校以教之

以學書禮教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叟曰校殷曰庠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失以

達物道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尋倫攸序謂

常事所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

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

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穆

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

其國

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勝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

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

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亦先正其

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由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日乃經土地而井牧其

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由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日乃經土地而井牧其

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

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暴君

殘虐之君汙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庶餉官者上農夫轉

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卷故可坐而定也

夫墺壞地褊小將爲

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

人莫養君子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

爲善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井

郊門內鄉道也

甲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二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卿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卿以下必有主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上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祀言圭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侵田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

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蹠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神農之君

炎帝神農氏也許姓名治爲神農之道者蹠至也塵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

野人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

織席以爲食

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

擗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

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

陳辛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珉

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

徒也辛相弟聖人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

其學而學焉

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

陳相見孟

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

聞道也

陳相言許行以爲賢者與民並耕而滕君未達至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各自食

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

執食

其力饗穀熟食也。朝日饗父。日穀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政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孟子

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曰。

然。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

織布然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

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許子衣褐。子衣褐以纏織之。

枲衣也。一日粗布衣也。許子冠乎。孟子曰。相曰。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相曰。許

織之與。孟子曰。許子曰。否。以粟易之。相言許

易。相曰。織妨害於。曰。許子以金甌。孟子曰。許子何。曰。害

於耕。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曰。許子以金甌。孟子曰。許子寧以金甌。曰。害

耕乎。炊食以鐵爲犁。用之耕。否耶。曰。然。相

用。自爲之與。孟子曰。許子自。曰。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曰。瓦以粟易之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者。不爲厲農夫哉。且

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

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多事

械器之憩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紛爲煩也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相日百工之事固不可耕

且爲故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孟子言交易也

孟子言百工各

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不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爲邪欲以

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

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

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

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

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

之通義也

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

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

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

登禽獸逼入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

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長盛也

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外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

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

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

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

澤草木熾盛者而焚澆之

禹疏

九河瀕濟漯

禹疏九河瀕濟漯

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

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

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疏通也渝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

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

啓呱呱而泣如

此寧得耕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

穀熟而民入育棄爲右稷也。樹種藝殖也。五言民入育也。故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以養人也。故言民入育也。

穀熟而民入育

棄爲右稷也。樹種藝殖也。五

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

生也。

穀熟而民入育

棄爲右稷也。樹種藝殖也。五

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

生也。

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司徒得人教以人事。父兄貴信契之。教也。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放勲堯名也。遭

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能是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重喻陳相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入

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

者謂之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治易爲已憂是

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天下求能治天下

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

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

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天道蕩蕩

高大貞
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用心於躬自耕也

變於夷者也

當以諸夏之禮義化中變夷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則

其道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

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

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

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

昔者孔

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狂將歸入揖於守貢

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

獨居三年然後歸仕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

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湫陽以暴之鯀鯀

乎不可尚已

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

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恩也

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

聖人之坐席

尊師道故不肯

今也南蠻鷦舌之人非先王

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

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

於幽谷者

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鷦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便君臣並耕傷

害道德惡如歟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

魯頌曰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

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詩魯頌闢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

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此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撲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

相辭

守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

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

三互通

縷絲紫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

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復爲孟子言如使從許子淳

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偽詐不欺愚小

也長短謂尺丈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升大

小謂尺寸皆言其同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

實

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

陳相

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爲之哉

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効其不齊向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

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不
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
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纁
也小細纁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
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偽者耳，安能治國家者
也。○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
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
之敦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匡
之墨者東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之治墨
也。

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

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

規以辭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是日夷

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

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

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

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

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

我聞夷子爲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

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東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葬者又可鄙足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徐

子以告東子。東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親始，秀字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中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學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徐子

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

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
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也夫
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
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故謂之愛同也此
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
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且天之

未制禮之時，啓路傍，坑壑也。其他日過之，狐父毋終舉而委棄之。葬中也。

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願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轟裡

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最相擅共食之也。願額也。泚汗出

形躰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爲

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入心而制禮

也。轟裡籠庫之屬可，以取王者也。而掩之。徐

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歎也。徐

子以告夷子。夷子慚然爲間曰：命之矣。

孟子言是

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慚然者，猶悵然也。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玄同質而逮中，以直正枉，慚然改容，蓋其理也。

孟子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

見孟子隨君而行也

凡一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不然今一見之大則

以王小則以霸旦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

爲也

陳代孟子第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

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

尋欲使孟子屈已信

君子守道不屈已故以譬答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召

古記左

孟子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翼人守苑囿之吏也

旌故。
招

志士不忘在蘚殲勇士不忘喪其元

卷之二

守義者不受不義報
勇義理者受人之物為之勇義理致命者也

卷之三

其招不徑也如不得其招

而往矣何哉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

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晉不顧也。孔子
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
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妾見諸侯者。何爲也。且夫枉尺

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爲與アシタツ。尺小尋大不可枉アラカニタツ。出名

大昔者趙簡

子使王良與嬖妾乘終日

云々ニ
日而不獲一禽壁矣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力

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

反命於簡或以告王

良良曰請復之聞璧多故請復

賤之乘強而後可強嬖奚乃

行一朝而獲十禽璧奚

卷之三

也以一朝得十禽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

也使王良良不可王良曰吾爲之範
主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不肯

曰吾爲之範

貴詩魏
八三歲
子妻
射則一
等五習

我馳驅終日不獲二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
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
之射則能獲十言嬖瓦奚小人也不習於禮詩云不失其馳舍矣如
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詩小雅車攻之篇
駝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
出一發貫藏應矢而死者如瓦破矣此君子之
射也貫背也我不習與小人乘射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瓦御者不失其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
尚知耻盡比射者不欲與比

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

且子過矣枉已者

未有能直人者也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
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

能正人○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
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

夷亦不道臣名義大夫
肩就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太丈夫

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
時人爲從不說從合

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主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搆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

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之當婉順從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安得爲木居士。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丈夫也。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

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謂大丈夫。○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相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周雷問曰。古之君

子仕乎 周霄魏人也問君孟子曰仕傳曰孔

子之道當仕否

至也質

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質臣

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

公明儀

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

公明儀賢者也而

則弔明三月無君則吊不以急乎

周霄怪乃

當仕也

三月無君則吊不以急乎

周霄怪乃

言古人三月無君

則弔於三月

無君何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

其急也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

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紩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諸侯耕助者躬耕勸

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熟蠶繅之事以率其功衣服粢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惟辭也言惟繻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

不祭則不宴猶喪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

人也不亦可弔乎爲復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

載質

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

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魏本晉也故周霍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

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

曰丈夫生而願爲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

妻室

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輕觸情從欲

須禮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言古之人雖欲

狃如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章指言君子務仕恩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

動苟容于牆之女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人之所賤故弗爲也

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甚

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泰也

孟子曰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

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篋筭也非以其

道一筭之食不可受也子曰否士無事而食

以舜受堯天下爲泰乎更云舜有功而受天下

不可也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仕曰子不

無功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更云所作未成則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

通功易事以姜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

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孟子作告作業作事凡此六事功得通於君子

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

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

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

告此六事功得通於君子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

時不通行孟子之業世此經傳至廟生堂有功於傳學著自謂

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

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

哉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

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

彭更以

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將以求食與彭更以

勢更意以謂志於道不志於食故疑問之

於食此亦但志食也云食不志食

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

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言

祿以食

功子何曰食志彭吏以爲當食志也有人於此毀瓦食乎

孟子彭吏之號也
彭吏之號也

孟子言云食志之善也

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可食乎

曰否

彭

日不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是子果食

功也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

前言食志者虛言也

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

不爲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

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孟子曰湯居

齊楚何也

孟子之言

毫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

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湯

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

湯使毫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

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

曰然君子之全焉也全功也
大抵
蘇軾

謂也

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

中

也

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

中

此餉爲

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

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讐也

四海之民皆曰湯不

貪天下富也爲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

夫報仇也

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惡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

雨降民大悅

書曰築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始

湯初征從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下說言

當不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國再十

一凡征二十二國也

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使芸者變休也

市者止不行也不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

女匪厥玄黃紹

我周主見休惟臣附于大邑

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

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

正義

府尾切

音匪

益方曰筐圓音匪

仲侯所通作匪

其殘而已矣

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我辭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

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孰臣子之節匪厥玄黃謂諸侯孰玄三纁一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

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

太誓曰我武惟

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膺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伐殺之功也民有簞食

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

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憂宋迫於

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焉○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未由也已孟

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子宋臣不勝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

卦也

卦也

與六與通互見

今愈

口以許

口以病

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孟子傳喻有楚大
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夫在此欲變其子
郭使楚人自傳相之邪

日使齊人傳之不勝

日使齊人傳之勝
齊人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
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
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言使齊人傳相楚

衆人咻之咻之者讙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
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犧齊街里
名也多人處之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
數年而自齊也

章云自莊聖人曾子來化白少在涅不染自黑

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

王誰與爲不善

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

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則王誰與爲不善也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

宋王何

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

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莎在涅不染自黑蓬

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公孫丑問

曰不見諸侯何義五怪孟子不見古者不爲臣肯見不義而富
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

且貴及千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者也

魏賢臣是皆不為邑政

魯人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言魏文侯魯

公有好義之心

而此二人距之太甚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迫窄則可以見之

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矜其

門陽貨魯大夫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矜之當是時

陽貨先豈得不見

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荅恐

其便荅辨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

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并見之哉

朱子文淵閣四庫全書

曾子曰臂肩諂

笑病于夏畦

吉時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

園之勤也子路曰未同

日為子由附真玉書

而言觀其色赧然

非由之所知也

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

報報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由是觀之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

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孟子言由是觀曾

曾子路

食正氣不以

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欺強之段泄

已甚曠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

戴盈之

不智者及惡可遠

征今茲未能請輒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戴盈之宋木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

復舌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

待來年然後復舌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

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

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

矣何待來年

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

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如攘雞多豪傑謀遠故猶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

公都子曰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公都子孟子外人

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上。余別也合別事類也。肯、意利、意語字、意。果、耳、意味。不自明意。皆是。羊飼等。謂之計。詮說。訓之計。遠慮全。トキトモ。トキトモ。トキトモ。

非好亦當
時邪堯光

滿仁義

教子節道

孟子章句

周孔述

子思政

孟子章句

卷之三

首者先

王事有

害室

冬則

居嘗

瞿夏

則增

巢

聚薪

上

予不得已也。日我不得已耳。欲赦正道。天下之生父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

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

爲營窟。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一定居。埤下者於樹上。

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

營度之。以爲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使禹治之。禹掘地。

無崖。故曰洚水洪大也。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

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使禹治洪水。通九洲。掘地而注之海也。

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入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

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

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

高武乙
夏太康
孔甲
桀
吳后
夏太康

固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

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

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

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詐偽之說爲姦寇之行

師

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

墾故禽獸衆多

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

相武王誅紂伐奄

三年討其居驅飛廉於海

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天下大悅

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十年復伐前後三年也

康紂謫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日王來自奄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書尚書逸篇也丕大

顯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之道武王大續秉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世襄道微邪說暴行有相以撥亂之功也

世襄道微邪說暴行有

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

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

西九月廿九

君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微

周襄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主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又孔子後漢書卷之二十六

禪與者言孔子以春秋擾亂也

孔子後漢書卷之二十六

聖王不作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孟子卷之二十六

聖王天下不作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

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揚墨之徒無尊卑君

父之義而以

橫議於世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

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

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厨養

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

楊墨之道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入人將相食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

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孟子言我懼聖閑謂也淫放也

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作於其心害於其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說與上篇同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

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敗

責也詩云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敢羨

周公伐戎狄不善塗成荆舒之不善終之

上篇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是周公所欲伐擊也

我

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

之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正人心距險詖

聖人之徒也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

○章指云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躋踰周公抑志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

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

韓文云
五席不
暇暖墨
寢不得
黔之
事事於

西月初六百言

有李螬食竇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是以絕糧而餓也螬蟲也李實有

是以絕糧而餓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自不能擇也

益子曰於

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

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

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充備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士飲泉極廉矣

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

仲子所居之室伯

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

吏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

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履妻緝纏以易之也匡章曰惡人之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履妻緝纏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縕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

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

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

於陵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

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

他日歸則有饋其

兄生穀者已

上頻頗曰惡用是覬覦者爲哉

他日歸則有饋其

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穀而非之已

仲子也頻頗不悅曰安用是覬覦者爲乎覬

貌穀鴟鳩

上他目其母殺是穀也與之食之其兄

自外至曰是覬覦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

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

而後充其操者也

異日母食以穀不知是前所頻頗者也兄疾之告曰

是覬覦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履纏鰯食也不居

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章指

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入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

諸巨
擘也

孟子卷第六

宋曆三年癸酉十月十三日成書

自作

後序

孟子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

前篇云復古遠復古風

凡二十八章

離婁乃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黃帝時人也
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
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
規矩乃成方貞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
詰故以

題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

能成方貞

公輸子魯班

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湏

規矩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平

也

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東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

天下

當行仁恩之政

易宣王牛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然而宣王之時奇國不治遍歷漢武帝二天監十六年詔宋康之性皆以知為之然而江南大亂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

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願故

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世法也

故

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但有

不能以自行規矩律之法不苟行必待人與之而後成方貞。道高明

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詩云不行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詩云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有也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下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

先王之法度聖人旣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未聞有過也

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下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

准繩以爲方貞平直不可勝用也盡已目力續以四者

方貞平直可得而知審既竭耳力焉繼之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

盡已目力續以四者

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音須律而正也旣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入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盡心人之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

上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

智乎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上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

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

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

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禾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

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

小人觸刑愚人陷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

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

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立在朝夕無復有

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

猶胥胥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

之道者猶胥胥也

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

稽康主者至孝成篇楚辭制卷七

跛跛但爲非義非禮背棄

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

臣之道當進君於唐責難爲之事使君勉之謂

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

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

諫正此爲賊其君也○章指言雖有巧智猶

湏法度因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

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湏而道

湏法度因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

化行孟子曰規矩方貞之至也聖人人倫之

至矣至矣有加矣

至也至極也不事之善者莫大取

法於聖人猶方貞須規矩也欲爲君盡

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爲君臣道備下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

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

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

一也

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

能改也

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謐之也謐以幽

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謐之也謐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謂雅蕩

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治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始名謐一不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夏殷周國

謂公侯之國存亡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在仁與不仁也

人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

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

惡醉而強酒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章指言人所以安莫

若爲不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

反其仁治人不治友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永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足耶反其敬已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

已正則天下歸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此

已見上篇其義同○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已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恒常也人

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之家也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者不得良

諸侯無以爲本治

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孟子曰爲政不

蹠雖日常言必湏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不

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

者但不使巨室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下國

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慕

道德流行

也賢卿大夫一下國思隨其所善惡一下國思其

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滄德教可

以滿溢於四海之內○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鄉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

劉氏新序
卷第
于臣者
之得罪
于武王
之得罪
于臣者
于武王
之得罪
于武王
之得罪

充四海也

明仁道之大不可違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

役使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任大矣

太

所謂天理也

太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

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憚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

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

涕出而死

譽美齊公

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

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

也時爲強國故齊侯畏

此章大意莫要福爲福之類凡

而耻之泣涕而與爲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今小

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耻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

莫若師文王師文王

「七。所謂仲文王也」

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

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詩云商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

周禮大父九服侯甸男采衛垂夷鎮蕃是也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
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詩太雅文王篇
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
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鬯之
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
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
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敵者天下之衆
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
而不以仁是猶執熟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熟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熟而未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章指言遭襄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可違仁也

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
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以下其所
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元節
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元節
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漢水東爲滄浪之水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

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

子也。清濯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也。喻入善惡見尊賤乃如此。

夫人必自侮。

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毀壞之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已見上篇說同也。○章指言人

之安危皆由於已。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孟

子曰：無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

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

曠也故爲淵歐魚者鯉也爲叢歐爵者鷗也

爲湯武歐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

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歐矣雖欲無王不可得

已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塘野歐之

則歸其所樂獮猿也鷗土鷗也故云諸侯

好爲仁者歐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

有賤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今之欲

王者猶十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

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

亡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

病而却求三十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

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

得也故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箭

志七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

土桀紂是也詩伯刺方鑄

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

也載胥也胥相也刺時

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

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歐使就

其君三年之艾蓄而可得一時桀紂之歐使就

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

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
暴害也

之自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安宅也。

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亡贊

贊空舍繼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

之難。人親其長而天下平，道在近也。
親、即仁也。長、即義也。

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九人多貴誠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羈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邇而易也

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
不慢故也

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
所謂誠孝者明乎盡職之盡也

於友矣。惄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惄，方親矣。誠

莫有遺才而無乎善不謗其箕矣意先從已始
ニ。良也。但也。理ワソク。玉ヨレアシ。理事不惡。ニ。天授人誠善之性。若也。

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古誠者人之道也。思
思行其誠以奉天皇人臣。ウコア

文王
孤獨
無寡
養老

誠未有能動者也

授入誠善之性者天也故

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章指言事上得

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養老尊賢文王之以曾子三省太雅矜矜以誠爲責也孟子曰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

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二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

老焉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

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皆歸之

餘皆天下之子有子當隨父二諸侯有行文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紂也

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爲政於天下矣

今之諸侯

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襄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太國五年者太國地廣

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章指言

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

庶幾於抑天道也故疾襄敏

李氏傳事記

卷一

七

德行善也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敗於其

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字

鳴鼓而攻之可也

來孔子嘗子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

子也孔子以下冉求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

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

伐責讓之日求

西周春秋記

非我徒疾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

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

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

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孔子棄富不仁

城爭地而殺人蒲鄙乎此若率土地使

之正

食人肉也言其罪天死刑不足以容之故善

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

之類

蘇秦外傳之類

開鑿

云

金匱氏

者次之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

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地不勞脩德而

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章指言聚

之類

金匱氏

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

殺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

之至孟子曰存乎入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

能奄其惡

眸子日瞳子也存入

胷中正則眸

守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瞭明也眊者

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

○章指言目爲

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瘦哉

瘦邇也言察目言

神俱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

道斯爲

吾不知其外物皆忘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入儉者不奪入侮

番也

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

爲恭儉者不侮

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

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

儉之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恭儉之人儼然無欲

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謳矣之貌強爲之哉

○章指其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

明其廉忠悔奪之惡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

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權道之說

親禮與禮男女不相親授

齊博士史記增補名德考之久矣孔七歲不同席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髡曰見嫂溺水則當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

援出是爲豺狼之心

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接之以手者權

也孟子告冕曰此權也

說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之不援何也

冕曰今天下之道溺

曰天下溺

接之以道嫂溺接之以手守欲以手援天下

孟子曰當以一道接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

乎使我也以手授天下乎○章指言權時之義

嫂溺援手君子大行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

乎何也

問父子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

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

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

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

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下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

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也父子主

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過也詩云室

集大德之三正者

而正者

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

非法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度也。

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

爲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行有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也。

孟子曰有

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

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故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

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快弱之毀者也。○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

武言孟子曰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

丁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實不在于言責之位者也。○章指言言出於身驅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歸之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人之

患於不知已未可有師而好爲人師者惑也○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特然後

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樂正子從於子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

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

孟子曰

子亦來見我乎

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

曰先生何爲

出此言也

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

曰子來幾日矣

孟子問子曰昔者

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歸

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

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

曰舍館未定

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

後求見長者乎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端須舍館定乃見之乎

曰

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入之太綱樂正子好

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

子敖來徒餉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

餉啜也

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餉啜也樂

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入貴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餉啜也○章指言學優

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兜置窮處篠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皆嗟樂正子也。孟

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天。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任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爲天。

告也舜憚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舜卒舜受堯天下夫三不孝蔽者所聞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

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失去之則智之實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樂則生節而文其禮散之容而中心樂之也樂則生

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

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第孝第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

能自知蓋有諸
中形於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

舜不

下將歸已爲不得乎親不可以爲入不順乎樂號泣于天

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

父守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以不順親意爲非入子底致也豫樂也

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章指言以天下

之貴富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

孟子卷第八 而不喫熟知熟十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在北冀列之於鄭之南夏衛地

年百歲

在秦邑之西

里

夷之人也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東皆地名負負海也在東方東服

年九十七

二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

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

之入也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

日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鄆鎬也地之相去也千

後

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

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土地相去千有餘里

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五節也周禮有

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道一軌故

可以爲百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入

於潦洧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潦洧水名見

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

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以爲子產有惠

爲政當以時脩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

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涉渡之功用十二月

夏十月可以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

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入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

人濟渡於水乎每入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章指言重民之道

則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君臣固執事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孟子告齊

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

臣如士卒則臣視君如寇雠草草也臣緣

其心所執若是也君恩以爲羞等

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則可爲

服矣服問君恩何如則可爲服曰諫行言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爲臣之時諫行

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不行譬如華

元奔晋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

入道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及里居也此三者有

禮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

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

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雠寇

讎何服之有

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遇臣若寇雠何服之有乎○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風論。宣

王勸以君子欲過勿辭勿○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不仁也。

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

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犧。孔子贍河而不

濟。○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子者。不濟。

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章指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夫人弗爲。若禮而非

禮。陳顛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此皆大人所不爲也。○章指言。禮義久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

○孟子曰。中

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諸謂人之有後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中者性之德之才性之能入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之賢以養已也。

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守。如使賢者棄愚。

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暇不可不相訓導也。○章指

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孟子曰人有不爲

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爲

也而後可以有爲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千

耻乃有不爲不爲○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非義義乃可伸

如後患何○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如後患何○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惡殆非君子故國不○孟子曰仲尼不爲已

役不求何用不戴纓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

悲者

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不欲其已甚

泰過也○章指言語曰疾之已甚亂也

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

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

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

者不信不果所傳舍義也○孟子曰大人者

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

心之謂也○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

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

大人也○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

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

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

故全卷三十五

造建也作亡焉也

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致也言君子

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

欲使已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

朱自然程自得心

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

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居之安若已所

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

之在一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

得之也○章指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物來

能各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

臻○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

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章

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撲說之美者也○孟子曰以

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

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

服人之道治世謂之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

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

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主也。○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其是遠乎。

同上論堯舜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

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

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

善之實也。○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

戮故謂之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不祥也

哉何取於水也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

孟子曰

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

○集一百原之限也

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

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光於

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

苟為無本七八

月之間雨集溝澗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

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

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澗皆滿然其涸乾

可立待者無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無本行暴得

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

實君子取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孟子曰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

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

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章指言

人與禽獸視含殺氣就利辟害其間不希衆人背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

已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肯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

飲兩井之遂踰儀狄而湯執中立賢無污大中正直執中

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

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誅於紂也武王不泄邇忘

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周公思兼三主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

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率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合已行有不合世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且言欲急施之也○章指言周公能思三

合已行有不合世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且言欲急施之也○章指言周公能思三

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

○孟子曰王者之

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謂聖主太平道襄

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晋之乘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太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

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丘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

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玉也孔子不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孔曾思孟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自君子至于丘子古子

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

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入也

予不得爲孔子弟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入耳恨不

子得學於大聖也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

流君子小人輒各有時企以高山跌必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

○孟子

且可以取可以無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

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謂事可

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章指言廉惠勇入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列士

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

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羿有窮后羿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首田家衆殺之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罪羿不擇人也管子空同子故以下事喻之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因薄

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孺子鄭大夫庚公

衛太子疾作瘧疾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庚曰僕公之斯也曰

吾生矣僕御也孺子

其庚曰庚

僕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庚公之斯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

公之他端大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必不害我

其道本所出

庾公之斯至

日夫子何爲不執弓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

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

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

也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失而後

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

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凶詩云也四矢反弓

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君子灌孺子之

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章指言永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養凶獲

患是故子灌齊難東羿以賤可以監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絜

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絜以不絜汙巾帽

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絜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類者也面雖

絜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為善也○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

人紮服供事上帝明○孟子曰天下之言性

當脩飾惟義爲常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

人王行必持利然後行

言天下萬物

事也

情性當順

謂故曰

正云故者非

性謂也別事

西已矣

謂故曰

正云故者非

事也

謂故曰

正云故者非

朱以君命會合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詔於貴人也

孟子不與右

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

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踰階

而相揖也我欲行禮乎敖以我爲簡不亦異

乎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子

敖而外順其辭也○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入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

物皆流而

金石獨止○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

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

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

恒敬之存 在 也 君 子 之 在 心 者 仁 與 禮 也

愛 敬 施 行 於 人 人 必 反 之 已 也

有

入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者以暴虛

之 道 來 加 我 也 君 子 反 自 思 省 謂 已 仁 禮 不 垢 也 物 事 也 推 此 人 何 為 以 此 事 來 加 我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

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我必不忠自反

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妾人也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

焉妾人妾作之入爲無知者與禽獸何

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

是故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

則有之舜入也我亦入也舜爲法於天不可

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君子之憂憂

憂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

憂之當如之何

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

憂之當如之何

不如舜而後可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

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

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

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

子歸天不以爲患也

○章指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

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

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

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

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通用之宜若

是也故孔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

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

也禹稷顏子易地則必然

禹稷急民之難若禹稷急民之難若

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

被髮纓冠而杖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

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冠纓貫頭

也鄉鄰同鄉同室相杖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人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人槩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

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也下國皆稱不孝問

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

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

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狼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極耳目之

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夫

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

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

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

夫章子

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

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

夫章子豈不得近身有夫妻之配

子有母子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

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

養其譏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

也

章子已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

何爲不可與言○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

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衆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

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寓寄也曾子欲去戒

其守入日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脩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可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忠敵如以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

曾子何以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沉猶行之也

答義人問

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猶

近支公上先公然草行上人公也

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入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

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日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

言師賓不守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與臣同。

去諸子思曰如役去君誰與守。役子思名也。

君走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難。

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子

以之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依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步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

○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

殊者也。是故孟子紀文謂得其宜。

果有以異於人乎。

○儲子曰王使人問未子。儲子齊人也。瞷視也。果能

貌必當有異。故使入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孟子曰何以異於

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

且堯舜之貌與凡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

別頭貞足。方善惡如一。未遼和高音。

儲子言齊主之不達也。○齊人有一妻一妾

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

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浪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

言其姓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名也

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

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

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

率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

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覽也墦

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比與其妾訕其良

人而相泣於中庭

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也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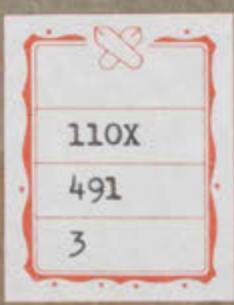
者幾希矣

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

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余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上_上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况於國人。著以爲戒。取之甚焉。

孟子卷第八





110X

491

3